

合欢

郑清文

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·郭枫主编·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·



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合欢

郑清文

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·郭枫主编·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

小说系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刘兰芳
封面设计：柳泉

合 欢
He Huan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25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1\frac{7}{8}$ 插页 3
1992年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2,820

ISBN 7-02-001334-1/I·1221 定价 6.55 元



作者像

下棋易人生

馬濟文

我喜歡下棋。

有一天，我和朋友下棋，下了一盤爛棋，趙綠大爺被吃，對方竟吹起口哨來了。

我笑無恥到，下棋像戰爭，有勝利的榮耀和失敗的屈辱。

然而，下棋真的像打仗嗎？

或許可以說，人生像下棋。

本來，下棋的目的在贏棋，下棋的要素也在贏棋，可是，我這節書說，下棋的目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在天下一步好棋。

我的棋力不高，因為句尾字，少下，所以下棋的觀念

作者手迹

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序

郭 枫

台湾当代文学，近年来在大陆的传播和研究，日益热烈。犹如江河汹涌，波涛澎湃，亟须予以应有的正视，使其于自由奔流之际作合理的进展。对于此一问题，作为一位台湾作家，一个民族文学的信仰者，深深觉得应该献出一份心力，编选一套文学选集，提供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当代名家作品，让大陆文学朋友们品评。

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，于焉诞生。

具体而微介绍台湾当代文学，是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编印的目标之一。

在四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台湾社会已演变成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，台湾文学也演变成流派分歧的多元文学。如此，要全面了解台湾文学，实非一蹴可就。从这套选集作一斑鉴赏，来窥探台湾当代文学的全豹风采，在时间上，是合乎经济效益的。

这是我们编选的原则：

第一、选取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——文学是艺术的一种，文学创作如果缺少表现的技巧，即使拥有良好的题材和情思，只是机械的文字方程，也创造不出美的境界。我们认为：高级的艺术品质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条件，执此以为衡文的准绳，应可得到公允。当然，我们并不轻忽作品的内容与主题，却也不求其哲学观念的齐一。凡是不违背民族文学精神的作品，不污染良善心灵的作品，都会受到我们的尊重，同样可以在这块园地里，灿然绽开。

第二、展示不同流派代表性作品——在台湾文坛上，世界前卫潮流与中国本有文化，相激相荡，产生了姿态迥异的各种文学流派：从现实主义，乡土文学，则后现代艺术，魔幻手法，超现实主义，……林林总总，斗妍争奇。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实验、变化、沉淀，证明现实的民族的文学，据有台湾当代文学最高的位置。不过，我们在编选作品时，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，不执一义，不拘一家，让新潮作品，在全套书中占有适当分量。我们希望读者能接触到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，对当代台湾文学有比较完整的认识。

三

彰显严肃文学来映照流行文学，是《台湾当代名家作品精选集》编印的目标之二。

严肃文学与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分野，既在于主题意向的高尚和卑下不同，也在于表现手法的精细和粗糙的不同。二者根本的区别，是怎样写的问题，而非写什么的问题。

严肃文学，梦寐以求的是：创造艺术的美，张扬人性的善。在这个基本前提下，台湾的严肃文学作家，把光明与黑暗交织的现实，写进精心构造的作品中，让崇高的人生理念，从作品中具象地呈露出来，完成文学的神奇创造。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，作者本身没有什么人生理念，终日与时间赛跑，大量制造速食作品；这些作品，适合趣味较低而消化不良的读者胃口，作者所寻求的虚名和实利，由此而兼得了。

试以作品的两性题材为例：两性问题，原是人生基本问题之一，两性之间的心理和生理活动，当然可以作为写作题材。严肃文学作家，在写作性的活动时，主要从性的复杂变化中，挖掘出人格扭曲的原本因素，暴露不义社会的现实背景，以哀矜勿喜的态度，给读者深刻的启示。某些庸俗的流行文学作家，关心的不是文学本身，而是文学之外的收获。作品写性，无关乎艺术或意义，仅着力描述性爱场景，以挑逗读者引起官能刺激，如此而已！

文学不必勉强地负担道德使命，作家无须扮演救世角色。不过，具有真情热爱的作家，天性浑厚，胸怀悲悯，其作品自然而然地会把人类文化向上演进的特征彰显出来。我们以严肃文学为这套选集的取材标准，要借其清澈明亮的镜子，映照出那些庸俗的流行文学的原貌。

四

台湾成群结队的流行文学作家，经过严酷的商业竞争和训练，善于揣度各类读者的心理需求，编造形形色色虚幻浮夸的作品；或高举现代旗帜，或妄谈哲理玄学，或标榜异国

情调，或造作典雅、附庸风月；等而下之，则瞎拉胡扯，说鬼讲狐，描述畸恋，刻画情欲，……总体的倾向是，让人从现实中把目光转移，沉沦到非现实的一片渺茫。

庸俗的流行文学，每个历史时期都有，是时代发展的过度现象。可是，从这方面看：严肃文学遭其侵蚀而消沉或矮化，年轻心灵接受感染在冷漠的空想中悬浮。因此，在台湾流行文学泛滥于大陆书刊市场之际，刊印台湾严肃文学，具有积极意义。

这套选集，内容包括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文学评论等门类，择精拮华，选取台湾当代文学代表性作家，每家一集，初步规划编选二十五集。当我们提出这个计划时，马上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方面的赞同，愿由该社出版。

编选工作，得到作家们热情响应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先生与李昕先生等倾力支持，台北新地文学出版社的同仁们协同合作。谨此一并致谢。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于台北

目 录

水上组曲.....	1
校园里的椰子树.....	25
天鹄.....	47
二十年.....	67
三脚马.....	97
槟榔城	128
最后的绅士	141
割墓草的女孩	163
报马仔	177
升	195
局外人	209
合欢	234
结	284
郑清文创作年表	374

水上组曲

他站在船尾，用力撑着竹竿，船划开平静的水面。他是旧镇最好的船夫。对岸是沙滩，他用沙筑成了一条长长的沙岬，伸出水里，用以停靠渡船。一个人站在沙岬上。他用力再撑了一下，肩膀上的肌肉在颤动，船已在河中央了。这么宽的河面，也只有他能够撑了十下就把船渡过。

这几年来旧镇的龙船队靠了他把舵，才能一连得了三次冠军，把那大银杯永远据有了。

他把竹竿抽了起来，水沿着竹竿流下，滴下晶亮的水珠。竹竿的末端还挟着些黑沙，在水里划了一道黑带，渐渐沉下。他肩膀上、手臂上的肌肉都在律动着。他可以感觉到。

天还没大亮，船划破平静的河面滑进。前面是沙滩，背后是堤岸。

旧镇是一个古老的城镇，长长的，有人把它形容为女人的缠脚布，既臭又长。长是事实，但一点不臭，只是老，老得像一块长满绿苔的巨岩。在这里，要找一幢两层楼都不容易。这里，有的是古老的庙，全镇最魁伟、最堂皇的建筑物，

也就是那些庙，那些古老的庙。

旧镇是一个长长的城镇，沿着大水河延伸。听说，古时候，有一条街，后来被水冲坍了一条街，整条地，被割进水里，慢慢地，你可以感觉到，但却不能避免。

很久以前了，从福州、汕头、厦门来的帆船，可以直驶到旧镇妈祖庙直对下去的河边。那些庞大的、装满着奇货的帆船可直驶到旧镇的河边，在那里装卸货物。旧镇就自然地变成了个市集。当时，听说旧镇是全台湾屈指可数的商埠。

那一条古老的大街，已一大半被割进河里了。所剩下来的只有较不重要的一半。那一半还是那么地旧，还是那么地老，好像不愿意改变一下，也好像不可能。

他用力再撑了一下。整个河面淡淡地罩着水烟，轻轻地挪动着。水并不深，只是河底高低不平。船向沙岬撞了过去，微侧着船身擦过，船头微微抬起。那个人上了船。他把船往后撑了一下，掉转了船头。

他习惯地望着河堤上的石阶。半个小时以前，那烟囱已冒过烟了。那古老的，微微弯曲的烟囱。他没有戴表，但他知道那个烟囱已在半个钟头之前冒过了烟。他在这河上，望着河堤上那烟囱，已有五年以上的经验了。半个钟头，他是不会错的。

他望着那石阶，那古老的花岗石的石阶，有几级已被水冲走了，用水泥补过。四周长满着蔓草。

她今天会穿什么衣服，和昨天的一样，还是和前天的一样呢？他还记得很清楚，前天是穿白的，昨天是穿淡蓝色的。今天大概还不会换吧。

她果然又穿着那淡蓝色的布衣，白色的布裙，没有错，那

是她，他只需用眼角一瞟，就知道那是她。他总是用眼角轻瞟着她的。

他用力撑着，船猛撞过去，那人往前踉跄了一下。他只觉得太近了，无法多用一点力。他是全镇最好的船夫。

他俯身把钱捡了起来。就是在他俯身捡钱的时候，他也知道她在下着石阶，一手挽着篮子，一手提着木屐。是的，她下石阶的时候，总是把木屐脱下，拿在手里。他觉得她的裙子在轻荡着。他没看错。他明明知道她不会看他，像他偷看她一般。但在他背着她的时候，他总觉得她的视线就在注视着他。

她已到河边了，把裙子轻轻撩起，轻轻盈盈的蹲下。水轻轻地荡起，水声轻轻地响着。肥皂的泡沫慢慢地流了过来。然后，她挥起捣杵，那声音响彻了河面，然后，又是一声轻轻的水声。

他还记得，有一次，她在洗衣服的时候，忽然，有一件给水流走了，她娇叫一声，站了起来。她就站在现在蹲着的地方，他坐在现在靠岸的地方。他拿起竹竿，把那件衣服捞起，给她。他还记得，她低着头，红着脸，笑了一下，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，没有一声谢谢，只是红着脸，伸手过来接了。

另外，还有一次，她自己下了水，把衣服捞起。那时，他也在这个地方，她没有叫，但也是红着脸。等她上岸，裙子已湿了半。以后，她再也没有失过手。

她是不是讨厌他老是把船靠在这边？

“渡船！”

对岸又有人在喊他。他蹬着脚尖，用力往后一撑，向后

退了一步，再蹲下去。船像箭一般向河心射出，他的肌肉在抽动，那宽阔的肩膀，那结实的“脚后堵”。

水雾已渐渐消散，东方已染成淡淡的橙黄色。他觉得她在往后退，渐渐地。她快洗好了吧？不知有多少次了，就在他背向着她之间，她悄悄地走了。

他把船转过来，她的身影渐渐地迫近他。她蹲在水边，两手急速地动着。水以她为中心，不停地荡出同心圆，一直迫着过来。船轻轻地滑进。他瞟了她一下，用力一撑，一站一蹲。他的视线从她头上望过，沿着石阶慢慢地望上去，那是一幢古老的房子。曾有一天，在那古老的门槛上，挂起过红色的彩布，但下一天，她又在那石阶出现了。他还记得那件事，他一直记着，好像在昨天发生过一般。

二

在旧镇国校的礼堂上，台下已挤满着学生，老师和家长。台上，依序排着那些镇上的显要。有省议员，有分局长，有镇长，也有几位富绅。镇上任何集会总少不了这些人。

他也坐在上座。他拣了一件最好的衣服，为了这个日子。他还特地买了一双白胶鞋。但和旁人比较起来，总是自觉得寒酸，不免有点畏缩起来。

自从他撑了渡船以后，他就很少到镇上来。有时候出来看戏，他也只有坐在后面。但，今天，他是主角，在左边胸前，还有人替他别了个圆圆的，带有尾巴的，红框的花签。上面写着他的姓名。

小学生们坐在下面，伸出鹤颈在望着他。老师们在旁边

维持着手势，看学生一动，就赶快走过去，使手势，要他们把脖子缩短。

一个很热很热的下午，他坐在船尾打盹。几个小学生在河里涉水。

“不要下水！”

他曾经警告过他们，因为有人在河里采沙，河底高低不平，松实不一。

“不要下去！”

但孩子们只是不理他。他挥了竹竿赶了他们，他们跑开了。天气只是热，太阳照在他那宽阔的黑褐色的肩膀，在发亮。河水慢慢的流着，他把竹笠拉低，手肘在船尾打起盹来。

不知经过多久了，他听到有人喊着：“喂，渡船的！”

他睁眼望着对岸，干热的沙滩上热气在袅袅上升。沙滩上并没有人，河边也没有人。是他听错了，不会的，因为职业上的关系，他什么时候都可以睡，什么时候都可以醒。他的耳朵是不会错的。

“喂！快来呀！”这时候，他才注意到声音是从这边岸上传过来的。他往上游一看，有一个人在堤上向他招手。

“快！有人快沉下去了，快！”

往岸上一跃，向上游奔了过去。水并不很深，两个小孩子在水里沉沉浮浮，离岸很近，他涉水过去，把他们一个一个拉了上来。

“还有一个！”

一个小孩躲在树后喊着，其他的大概都跑了，只剩这一个。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边,就在那边。”

他向小孩指着的方向游了过去。

“这里?”

“过去了。”

他停下来,想转身回来,突然有什么东西抱着他,把他双脚紧紧地抱住。他用力把脚抽回来,但是他的双脚还是给紧紧抱住,不能挣脱。他一心慌,也跟着沉了下去。

“那是什么?”当他没入水里,立即又镇静起来。他立刻屏住呼吸,那东西一直在拉着他,水并不很深,他的脚好像已触到河底的沙,那沙只是松松的。他用手划了两下,用力想把脚抽回来。但他的脚一动,那东西就更紧紧的抱住他。他静静的停在水中,吸了一口气,连水一起吸进,然后再把水吐了出来。那东西还是紧紧的抱着他,往下拉。他的脚又好像触到河底。他慢慢伸开双手,再用力划了一下,人就浮了上来。他仰着头,在河面吸了一口气,那东西又用力把他拉了下去,用力地拉,他感到脚上的血液停止了循环,那东西在痉挛。然后,有一点,只有一点点,松了起来,他连忙把脚抽开。

他望着坐在他对面的那三个小学生,他已认不出是哪一个曾经抱住过他的脚,他怎样也不会相信那三个脸色苍黄,四肢细瘦的小孩,无论哪一个,会有那么大的力气,抱住了他的脚,叫他无法挣开。

现在回想起来,他的心里还有点悸动。水如果深一点,如果抱的是他的脖子,如果他是刚刚沉下去的话,那……实在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镇长站了起来,就了位,典礼开始了。

他递给他一张奖状，也和他握手，小学生在底下拍手。

省议员、分局长一一和他握手。校长代表学生向他道谢，说他是旧镇最勇敢的人，家长会会长代表家长赠送礼物给他，也和他握手。

他们和他一一握手，这是他从没有过的经验，也好像都不认得他们，就是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。他望望那三个学生，他觉得他们也很陌生。

每一个人站出来和他握手，一连串的握手使他的手微微湿了。小学生在下面不停地拍手，他一生就没有到台上来过。他往台下扫了一眼，千百对小眼睛都在注意着他，他有点害怕，但他还是把全场扫视一遍，好像在寻求什么，一个影子在他的脑际徘徊起来。

光荣，勇敢，他听得很多了，他们都说那是属于他的，但他只觉得惘惘然，他没有办法在这些重叠的字眼里找到自己的影子。

三

风很大，霏霏的细雨不停地飘着。

他坐在船尾，船不停地荡着。天已黑了，刮风已经迫近了，船在荡，对岸的树在摇着。他把煤油灯点燃，挂到插在沙滩上的树枝上，灯在摇曳着，猛撞着树枝，他用破布裹着树枝，怕灯罩撞破了。

对岸，沿着河边的是后街，中央有个小公园，沿着后街差不多等距离有一盏一盏的路灯。船对岸是通往妈祖庙的马路，他还可以看到妈祖庙的飞檐。